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讀書會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四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0 年 05 月 14 日（星期六）10:00~12: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一樓 教評中心左手邊會議室

主席：甄曉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陳麗華（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院長）

導讀人：洪仁進（臺師大教育系副教授）

林郡雯（臺師大教育系博士後研究員）

黃春木（建中歷史科教師）

出席人員：王雅玄、王立心、田耐青、楊國揚、詹寶菁、詹美華、彭致翎

記錄：孫以柔

一、主題：和平教育的倫理與哲學基礎

二、研讀篇章：

Page, J. (2008). Consequentialist ethics and peace education. In J. Page (2008), *Peace education: Exploring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pp.61-88).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Page, J. (2008). Conservative political ethics and peace education. In J. Page (2008), *Peace education: Exploring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pp.89-118).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Page, J. (2008). The ethics of care and peace education. In J. Page (2008), *Peace education: Exploring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pp.159-184).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三、導讀內容：詳見導讀稿

四、回應與討論

(一) 甄曉蘭 老師

1. 實際上文章後面還提了當代必須以人為本，提了許多 non-violence 的概念，主張後果論本身是一個倫理的體系，可以為和平教育提供一個倫理的論述基礎。

→陳麗華提問：動機論與程序論可否成為切入點來討論和平教育？

→洪仁進回應：我讀完後也想知道哲學論述如何鋪陳和平教育，我的理解是動機論是所謂的宗教性的考量，有點心誠則靈的感覺，後果論比較是法學的取向，可以把事件的經過弄清楚，但很難把犯罪者的心境發展弄清楚，至於歷程論

就比較像教育，一方面也處理動機，另一方面也看結果，因為教育要有一個 for better，好的結果。因為後果論的討論是最具體的，完全跟社會、人類做銜接，顯然比較有力度，比較會雀屏中選。至於為何要與效益主義放在一起，我覺得有其相似的部分，但兩者的思考不同，這部分我也希望能做釐清。效益主義談得是義務論與德行，例如和平的概念其實就是一個 virtue。

2. 什麼是正義？是誰的正義？當戰爭是一個手段時都會被稱為正義之戰，例如為了維持世界和平而對付恐怖分子，似乎就變成永無止盡，有個教授便開玩笑地說，沒有美國，就沒有恐怖主義，這也是挺有趣的觀點。

(二) 王雅玄 老師

和平非常的弔詭，最終常引發戰爭，以和平之名好戰。我一直對後果論的問題是效益的計算，以大多數人的幸福為計算，但誰來定義最大多數人？又是誰來定義幸福？我覺得這便是在分你我與群體，關鍵在於權力與責任的爭權奪利，在歸咎的時候便樹立敵人，進而懲罰錯的人，引發戰爭。剛提到關懷時我又重新覺得有希望，雖然那很不容易，但如果出現衝突時不選邊站，不將對方當成敵人消滅之，才是真正和平的核心，也就是說將人當人看，即使他是敵人。這讓我從頭到尾一直想到慈濟的大愛，不要分群體，分群體就不容易有大愛。我曾經在國外念書時跟不同國家的同學去旅行，我們很希望整個世界大家都是一個國家，不要有國家，就不會把人分等級、引發戰爭或衝突，把別人視為自己的人。但這樣最後就會變成很宗教的方式在教和平教育，我想瞭解的是，將和平教育變成宗教教育有何不可嗎？

(三) 洪仁進 老師

無國界的概念是否要在往前推成為無國家？霍布斯提到，在自然狀態中，人與人的關係絕非我們想像中的和諧，有一套相處的規則，盧梭則嚮往自然的狀態。剛好一個是擔憂，一個是嚮往，可是兩者都期待要有一個社會契約的形成，盧梭提到人一來到世界便戴上枷鎖，所以後果論認為我們不可能拒絕和平，就好像我們不可能不再戰爭，這是它的矛盾。剛提到關懷的概念，就是列維納斯著名的講法—one for another，視人如己，視己如人，為他的倫理學，也就是愛鄰如己，這是滿高的標準。另外，列維那斯認為，唯一能夠回應、拯救社會的就是「責任」，所以責任是第一美德。責任就是 responsibility，等於 response 與 ability，擁有回應他人的能力就是責任的展現。至於義戰，杭亭頓認為美國總是從政治的角度維持世界的和平，阿拉伯世界之所以非常勇猛是因為視為聖戰，是一種正道的儀式，以人正道，沒有任何遲疑。所以當義戰遇上聖戰，美國一定要記得九一一背後的意義，不是用往常的政經夾雜的方式面對這個世界，而是要回到美國原來非常可貴的信仰文化來規範自己的作為，因此和平教育或多或少都會有宗教的情懷。

→甄曉蘭老師回應：若回到教育來看「責任」，其實老師的責任就是在學生的需求中，看見自己。為什麼要談和平教育其實也是基於有這樣的需求，但戰爭似乎又不可避免，而追求和平又一直是人類的目標，因此，我們要談和平教育至少要懷抱希望。

(四) 黃春木 老師

伊斯蘭與基督教都有聖戰的概念，認為參與聖戰會得到赦免，在天國找到自己的位置，使得戰爭受到宗教形式的包裝與運作，美國其實也是以此轉變為國家主義，作為正義的象徵與代言人，建構價值與意識形態。當我們思考和平與戰爭的議題時，後面的是權力與責任，這是問題的來源。這部分是否有可能去除或大幅度降低，變成以關懷作為討論的核心？

(五) 陳麗華 老師

關懷要從人出發，但人的善有許多是為自利，而非他利，且人有其限制，有其位置、眼界、關係，使得關懷無法作到關懷你的敵人。所以剛提到是否有可能變成宗教教育，我想這是因為真正的大關懷只能求助於上帝與神才有可能做到無國界。

散會：12:30